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七十六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編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陳增齡鶴朋參閱

丘文莊公奏疏

疏

丘 濬

訪求遺書疏

遺書

臣前此上疏欲將臣所進大學衍義補書中所載切要之務陸續陳獻奉旨卿欲有言具奏來看臣見本

書內備規制下圖籍之儲。有云人臣爲治之道。非止一端。然皆一世一時之事。惟所謂經籍圖書者。乃萬年百世之事。是皆自古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義事功之大。建置議論之詳。今世賴之以知古。後世賴之以知今者也。凡歷幾千百年而後。至于我今日。而我今日不有以修葺整比之。使其至今日而廢墜放失焉。後之人惟厥所由。豈不歸其咎於我哉。是以自古帝王任萬世世道之責者。莫不以是爲先務。我太祖高皇帝肇造之初。

庶務草創，日不暇給，首求遺書於至正丙午之秋。是時猶未登寶位也。既平元都，得其館閣秘藏，而又廣購於民間，沒入於罪籍。一時儲積，不減前代。然藏蓄數多，不無亂雜。積歷年久，不無鼠蠹。經該人衆，不無散失。今內閣儲書有匱書目有簿，皆可查考。乞敕內閣大學士等計議，量委學士并講讀以下官數員，督同典籍等官，撥於吏典班匠人等，逐厨開盤，將書目一一比較，或有或無，或全或欠，或多或少，分爲經史子集四類，及雜書類書二類，每類若干部，每部若干

卷各類總數共若干。要見實在的數。明白開具奏報。

又以木刻考校年月。委官名銜爲記識。於每卷之末。

今內府所藏類多散失館閣。

立爲案卷。永遠存照。臣竊惟天下之物。雖奇珍異寶。

之臣亦不暇問。有言及者。同輩以爲迂而笑之。明。

既失之。皆可復得。惟經籍在天地間。爲生人之元氣。

天子方右文。相置才學之士。或命使者分道訪購。亦

紀往古而示來今。不可一日無者。無之則生人質質。

盛事也。

然如在冥塗中行矣。其所關係豈小小哉。民庶之家。

遷徙不常。好尚不一。旣不能有所廣備。雖儲之亦不。

能久。所賴石渠延閣之中。積聚之多。收藏之秘。扁鑰。

之固。類聚者有掌故之官。闕畧者有繕寫之吏。損壞。

者有修補之工。散失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致于泯
爛。散失爾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卷者。今內
閣所藏。不能什一。數十年來。在內者未聞有所考校。
在外者未聞有所購求。臣恐數十年之後。日漸損耗。
失今不爲整治。將有後時無及之悔。伏望體 聖祖
詔求遺書之心。任萬世斯文在茲之責。毋使後世志
藝文者。以書籍散失之咎歸焉。不勝千萬世儒道之
幸。臣所進大學衍義補一書。其間條目雖多。然皆一
代一時之事。惟此則萬世之事。故首以此上讀。而條

列合行事宜于後。一自古藏書之所。非止一處。漢有東觀蘭臺鴻都等處。唐有秘書監集賢書院等處。宋有崇文館秘書省等處。我朝稽古定制。罷前代省監館閣掌書之官。併其任於翰林院。設典籍二員。掌凡國家所有古今經籍圖書之在文淵閣者。永樂中遣翰林院修撰陳循往南京。取本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餘悉封識收貯如故。則是兩京皆有儲書也。今天下書籍盡歸內府。兩京國子監。雖設典籍之官。然所收掌。止是

今皆不知何在

累朝頒降之書。及原貯書板。別無其他書籍。其官幾于虛設。請于內閣見存書籍內。查有副餘之本。各分一本。送兩京國子監典籍廳收掌。仍敕南京內外守備大臣會同南京司禮監禮部翰林院官查盤永樂中原留南京內府書籍。有無多寡。全欠具疏奏知。量爲起取存留。分派轉補。其止有一本無副餘者。將本書發下國子監。敕祭酒司業行取監生抄錄。字不必工。惟取端楷。錄畢散各堂。教官校對不許差錯。每卷末識以謄寫監生。校對教官銜名。其師生只照常例。

俸廩別無支給。揆次差撥如常。合用刊字摺背刷印
匠作及紙筆之費。行各干衙門量爲撥辦。不限年月。
書成裝釘。陸續送兩監典籍掌管。如此則一書而有
數本藏貯而有異所。永無疎失之虞矣。一我太祖
高皇帝聖德神功超出萬古帝王之上。御極三十年。
多有制作。皆出自宸衷御札。非若前代帝王假手詞
臣之比也。今班行天下者惟皇明祖訓大誥三編
大誥武臣資世通訓御製詩文雖已編輯。刻板藏在
內府。天下民臣得見者尚罕。今編類在內閣書目者。

有御註洪範。御註尚書。御註道德經。文華寶鑑。昭鑑錄。外戚事鑑。存心錄。精誠錄。省躬錄。志戒錄。永鑑錄。忠義錄。爲政要錄。彰善癉惡錄。武臣鑑戒錄。醒貪簡要錄。務農技藝簡要錄。女戒。務本之訓等書。是皆我聖祖精神之所運。心畫之所形。手澤之所沾。溉者也。存之足以範百王。垂之足以鑑萬代。其間雖或有成於衆手。何者不本於聖心。若夫所謂大明帝記。皇明寶訓。大明寶訓。洪武聖政記。大明日曆等書。則又當時儒臣纂成卷帙者也。今皆藏在內閣。天下民臣。

無由得見。臣竊惟前代帝王。有我 聖祖制作之一
二。爲其子孫者。莫不寫之琬琰。頒布天下。傳之將來。
以爲父祖揚名。而我 聖祖之功之德。萬世如見。固
不假乎言語文字以傳。然 聖子神孫。繼述之孝。顯
揚之心。則有不容已者。臣請敕 大臣督領翰林
官屬。將秘閣所藏。已成編卷者。逐一校對。無差。雕印
頒行。若其辭語近質。不可行遠。卷帙浩繁。難以盡布。
請如洪武六年翰林學士詹同。宋濂等纂集日曆。以
爲寶訓事例。倣唐人貞觀政要體製。將前項書籍。撮

其旨要。舉其宏綱。分門別類。以成一書。命工刻梓。頒布天下。垂憲後世。俾學校用以教人。科舉用以取士。朝廷用以資治。則聖祖之聖德神功。與六經而並行。同天地而長久矣。一漢唐宋創業之君。承亂離之後。莫不先收圖籍。中世以後。稍有散亡遺闕。輒遣使分行天下。括訪懸賞以購之。授官以酬之。雖以五代亂離之世。尚且不廢。况今百年承平。內外無事。國家猶有餘力。採輯佛道之書。以爲藏經。雕以良梓。飾以文綾。徧賜天下。寺觀儲以髹紅。函匱載以金碧。輪藏。

况此儒家經訓書籍。乃自古帝王傳心之要。邇經世
之大典。天地山川人物風俗之所存。禮樂刑政制度
文爲之所具。烏可吝纖微之費。而不爲經久之計。以
貽千古之永歎哉。臣請敕內閣將考校見有書籍。備
細開具目錄。付禮部抄謄。分送兩直隸十三布政司。
提督學校憲臣。榜示該管地方官吏軍民之家。與凡
官府學校寺觀并書坊書鋪收藏古今經史子集。下
至陰陽藝術稗官小說等項文書。不分舊板新刊。及
抄本未刻者。係內閣開去目錄無有者。及雖有而不

全者許一月以裏送官。其有王府處啓知借錄多方
差人詢訪設法蒐來期於盡獲無遺。行仰所在有司
將各處贓罰紙劄并給官錢措辦筆墨之費。分散各
處儒學生員謄寫。惟取成字。不拘工拙。但不許潦草
失真。就令各學教官校對既畢。以原本歸主。不許損
壞不還。其所得書目先行開具。陸續進呈。通行各處
互相質對。中間有重複者。止令一處抄錄。錄畢裝成
卷帙。具本差人。類解赴京。一自古代帝王藏國史於金
匱石室之中。蓋以金石之爲物。堅固耐久。非木土比

又能扞格水火。使不爲患。有天下者。斲石以爲室。錮金以爲匱。凡家國有秘密之記。精微之言。與凡典章事跡。可以貽謀傳遠者。莫不收貯其中。以防意外之虞。其處心積慮。可謂深且遠矣。後世徒有金匱石室

之名。而無其實。典守雖設。官藏貯雖有所。然無禦災

嘉靖中遇災。肅皇帝命救者先取永樂

備急之具。不幸一旦有不測之事。出於常慮之外。遂

大典急遷之共後遂命錄二本此書之存肅皇之功

使一代治體事功。人文國典。固而散失。後之秉史筆

也

者。無所憑據。往往求之於草澤。訪之于傳聞。簡牘無存。真贋莫辨。非但大功異政。不得記載。而明君良臣。

爲人所誣捏者亦多有矣。是以古之君子憂深思遠者，恒於無事之時，爲先事之慮。當平寧時無故而爲急切之語，固若不識忌諱者。然原其心，則不失爲忠愛之深也。仰惟我朝得國之正，三代以來所未有也。列聖相承，承平百餘年，聖德神功如天地日月，巍乎煥然，所以傳之天下後世者，惟賴乎實錄之書。今內閣所藏者：太祖高皇帝實錄一部二百五冊，寶訓十五冊；太宗文皇帝實錄一部一百三十四冊，寶訓十五冊；仁宗昭皇帝實錄一部二十一冊，寶訓

六冊。宣宗章皇帝實錄一部一百六十冊。寶訓十

冊。英宗睿皇帝實錄一部三百六十一冊。寶訓十

二冊。憲宗純皇帝實錄一部二百九十三冊。寶訓

十冊。與夫藏

今流傳民間者多矣要之本無秘事不若穆

此外別無他本

夫既無金石藏書之具又無名山藏副之制臣愚過

慮欲乞朝廷於文淵閣近便去處別建重樓一所不

用木植專用甃石築砌爲之如民間所爲土庫者收

貯緊要文書以防意外之虞乞敕內閣儒臣計議督

令內閣書辦中書舍人等官遇其理辦本等文書科

有暇隙不妨本職分寫累朝寶錄各一部不限年月書成盛以銅匱度於樓之上層凡內府衙門收藏一應干係國家大事文書如玉牒之類皆附焉其制敕房一應文書如詔冊制誥敕書等項草檢行禮儀注應制詩文等項底本前朝遺文舊事等項雜錄亦令書辦官員遇暇陸續抄錄不限年月書成盛以鐵匱貯於樓之下層凡內府衙門所藏文書可備異日纂修一代全史之用者如永樂以前文武官貼黃之類皆附焉如此則祖宗之功德在萬世永傳信而無

疑國家之典章垂百王。遞沿襲而有本矣。議者謂文書浩大。書辦人員數少。歲月易邁。何時訖功。臣請樓成之後。先將合貯文書之見有者。權寘其中。待後陸續寫完。新本易出。舊本仍貯故處。以備考用。太宗皇帝常多事時。猶聚衆千百。纂集永樂大典。以備學者考究。以此方彼。孰重孰輕。伏乞睿照。一藏書之所。分爲三處。二在京師。一在南京。則是一書而有三本。不幸一處有失。尚賴有二處之存。其在國子監者。如內閣例。盛以厨匱。寘于典簿廳。載道所中。責付典籍。

掌管祭酒監丞等官時常提調監護。然惟掌其外門之鑰。及爲水火盜賊之備而已。若夫厨匱鎖鑰。則收在內閣。每歲三伏日。如宋朝曝書給酒食費之類。先期奏請翰林院量委堂上官一二員。偕僚屬赴國子監曬晾書籍。因而查算畢事。封識扁鑰。歲以爲常。南監鑰則付南京翰林院掌印官收掌。其曝書給酒食。亦如北監之例。皆不許監官擅自開匱。取書觀閱。并轉與人。內外大小衙門。因事欲有稽考者。必須請旨。違者治以違制之罪。

兩廣事宜疏

兩廣

丘濬

臣謂今兩廣人心物力軍馬財用大非總兵顏彪時比。當是時賊徒未甚多，軍威未甚挫，民財未甚竭，人心未甚離，自其行師無律，而我之軍威始不振，自其縱兵虜掠，而民之財力始大屈，自其殺平民以爲功，而人心始日離，賊徒始日盛，今日用兵之策，大要有二。一曰逐，曰困而已。攻與戰則在乎因機制變，不可以遙度也。蓋賊之在廣東者當逐之，在廣西者當困之，何也。廣東本無賊，賊之來皆自廣西，而後居民之無

所依歸者爲之驅脅耳使廣西之徃徃盡歸巢穴彼必不能獨立此所以必逐之也廣西之賊非不欲一鼓直抵其巢穴獸獮而草薶之但山逕險狹雖有百萬官軍亦無所用之此所以必坐困之也一逐之之策蓋廣東十府殘破者六其地方相去或一二百里或六七百里或遠至千里我出此則賊往彼我往彼則賊出此巧相迴避迄難成功若從一路逐之必不可得須分爲四路一路自廣州三江口趨肇慶府歷四會封川等縣沂流而上至藤江一路自肇慶府之

新興迤陽江抵高州府界。擣電白信宜出茂名化州。由間道徑岑溪等縣界。一路自藤縣直泝北流江。登陸由鬱林博白陸川出石城抵雷州。復自石城往廉州之靈山下橫州江。一路自廣州之連州徑賀縣出平樂府四路之兵。俱會于潯州所至之處。必須窮搜極追。且招且勦。驅之出境而後已。然此亦約其大畧而已。若分兵之或多或少。遇賊之或邀或伏。又在臨時處置。一困之之策。蓋廣西徃寇處處有之。惟潯州尤藤峽爲大。大者旣困則小者不足平矣。峽前臨河。

道後抵柳慶左界昭梧右接邕貴中皆高山峻嶺惟籍刁耕火種蓄積有限况所耕之田盡在山外大軍四面分守截其出路彼既不得虜掠又不得耕種不過一二年皆自斃矣若然其餘龍山栗山等處可以次第剪除一向恃官軍屢征大藤峽不能成功者蓋由每年霜降以後方纔進兵此時賊已收穫糧穀充盈勢不能困今大軍須以七月至彼分兵亟出蹂其青苗使之秋成無望出其不意先奪其氣然後次第修葺營壘以爲久困之計不然則今年爲徒行矣一

屯軍久守所慮者春夏之交瘴癘大作宜于四月遷軍潯州沿江一帶分屯至七八月間仍復屯守一今之賊徒所以倍蓰于前者其禍起于前日總戎者之濫殺無辜也蓋此輩俱是平民方無事時輸賦稅供力役養兵奉吏將賴以爲己之保障一旦外寇入境焚蕩其室廬戕殺其親屬欲入城則閉門不納將入山則又與賊遇四顧無倚不幸爲賊所虜姑從之以延頃刻之命賊劫持而虐使之行則使負擔息則使糞爨攻城則驅之以當矢石灰奔則棄之以遺官軍

僥倖不死。賊去之後，仍趨官府輸賦役如常時。其心固自忖曰：我之從賊，豈得已哉！他日賊平，我等故良民也，忽聞大軍之來，喜得更生，謂可以復見天日。大軍既至，其真爲賊者，皆相率遁入深山，了不可得。顧將不得已從賊者，皆甘心爲賊矣。興言及此，誠可憫傷。今之爲總帥者，宜深以前事爲戒，既至宜會三司官設法遣官，出榜招諭，明言前人之失，必不效尤。或時召其父老人等，至于軍前，指天爲誓，使其坦然不疑。雖其平日從賊，明有顯跡，若能翻然改過從善，亦

曲加寬貸。或許其殺賊贖罪。一兩廣之人衆口一詞。皆不願再調官軍。其故何哉。蓋懲前日官軍之害。尤有甚于賊也。蓋總兵等官帶去旗牌。及挽弓報效等項名色。志在貪功營利。非真欲圖補報。其在營哨。則凌轢將卒。過州縣。則劫制官吏。當矢石。則在後報功。次則爭先。多致將領不協。軍士離心。至如達軍。雖曰鷙猛。然性頗淳朴。所以誘引爲非。皆出此輩。今旂牌等官宜于見調官軍選用。其餘假以試驗報效爲名者。一切不用。必不得已。亦須編成隊伍。與征官軍一

例差遣。一廣州府爲兩廣根本。無廣州則無廣東。無廣東則無廣西矣。尤宜加意撫綏。今兩廣用兵。百需皆出於此。若復不鉗制旂牌達軍。使其又如前日多方擾害。切惡有意外之變。又不止若徭賊而已。一以夷攻夷。策之上也。廣西左右兩江土官衙門。自來皆服調遣。近年總兵處置失宜。以故調之多不時至。宜差廉能給事中一員。齎敕獎諭。使之加倍進兵。功成之日。重加陞賞。給以誥命。一所調各處土官既至。宜厚加犒賞。俾其各認地方。從所徑便。自抵賊巢所得。

賊財盡以與之。官軍人等不許抽分科奪。及所俘獲賊屬許得變賣。則人自爲戰勇氣百倍矣。一廣西素不產鹽。而兩江尤爲艱得。宜嚴立私販之禁。量爲功次等則。以爲賞勞士兵之資。一賊中放回被虜軍民。或知賊情地勢。宜送軍前用爲嚮道。其被害之人。有欲報讐。編爲義兵。隨軍調遣。蓋此賊猖獗。今餘十年。狃于常勝。驕恣已甚。徃時依山據險。乘間竊發。今則披瓊乘馬。張旂鳴鼓。畧無忌憚。舍所長而用所短。此天敗之時也。且其徒素無紀律。不相統率。一酋死。一

首立。非若宋之儂智高。元之黃聖許之徒。一敗卽散者之可比也。官軍來則入山潛避。官軍去則仍出劫掠。其爲民害。罔有紀極。今日之舉。如病劇而服附子。安危所決。倘軍行未久。卽慮餉運之勞。瘴癘之毒。稍有所獲。便議罷兵。則亦無異于前日之顏總兵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七十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編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宋存標子建叅閱

青谿漫藁

疏

倪岳

桃廟疏

桃廟

臣等議得禮必緣情而立義當據古以證今謹按成周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王

皇明經世編

青谿漫藁

桃廟

平露堂

武王爲宗，不在數中。故爲九廟。蓋以后稷爲始祖，文武爲世宗，皆百世不遷，其餘則以次而祧。前乎周則商以契爲祖，而湯與三宗百世不遷，後乎周則宋以僖祖爲祖，而太祖與太宗百世不遷。彼時僖祖祧遷，雖曰迭有異議，而大儒程頤、朱熹皆以奉僖祖爲祖，爲得禮之正，而合人心之同。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之者也。國朝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圖，追祀四祖，迨至英宗睿皇帝龍馭上賓，遂備九廟。在當時則德祖尊爲高祖，以上蓋無可推之親。在今日則德

祖尊爲始祖。以下固有可祧之主。洪惟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如周文武。萬世不祧。懿祖而下。以次遞遷。實惟古制。今伏遇憲宗純皇帝升祔之日。所有懿祖皇帝神主。義當奉祧。仍於太廟寢殿之後。略倣古者夾室之意。別建一殿。九室以事奉藏。況古有祫祭。謂合祧廟與未祧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故謂之祫。祫者合也。今亦宜于歲暮享祭之日。奉迎懿祖皇帝神主。仍居舊位。以享祫祭之禮。則每歲一祭。視古三年一祫。于禮有加。近欽天監

選到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內 憲宗純皇帝神主
升祔太廟後殿未及營建欲暫請 懿祖皇帝神主
安奉于 德祖皇帝室內以俟後殿之成此卽所謂
毀廟之主藏于太祖之廟于義亦安又按周禮春官
大司樂之職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姜源也姜
源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祭之至宋則元
德懿德二皇太后俱有別廟之享章憲章懿二皇太
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並同太
廟茲者恭遇 皇太后祔塋茂陵所有神主宜于奉

先殿傍近宮室改爲別廟以禮安奉歲時祭享悉如
太廟奉先殿之儀仍乞勅奉遷官于祔莖畢日暫奉
神至于茂陵獻殿以祠 憲宗純皇帝祔享太廟禮
畢然後啓行文武百官各具素服出城奉迎自大明
門進入就赴別廟安奉如儀以是叅稽乎情文庶幾
咸合乎典禮。

正祀典疏

正祀典

先該禮科給事中張九功題前事臣等謹詳古制天
子祭天地祭宗廟祭社稷祭天下名山大川祭五祀

凡載于祀典者，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所謂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類，不在祀典，故帝王無妄祭，無徼福。又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皆謂此也。自秦以降，乃多淫祠，歷漢至元，有因有革，迨至國朝，太祖高皇帝卽位之三年，首詔天下改正祀典，列聖相承，恪遵成憲，間有因所感應之專，而增益祠祭，或以萬壽千秋等節，而修建齋醮，一時行之不察，後遂襲以爲例，因循莫改，增置益繁，異

端之徒轉相鼓扇怪誕相乘矯誣殊甚夫非禮之祭非類之禱近代帝王固不能無然絕天地之通嚴幽明之分在帝舜以爲當務之急蓋非聖明之君卓然有見必不能深禁而痛絕之此給事中張九功之言所以深有望于今日者也伏乞 聖明敬事天地孝事宗廟嚴事山川百神舍此之外凡有一應齋醮禱祠之類通行革罷不惟屏斥異端之姦亦可節省無益之費既可允合乎 聖祖以禮事神之心而亦足致乎 聖王至誠感神之妙和氣協應國祚綿長人

心以明風俗以正其爲治道誠非小補也今將查到在京各項祭祀除正大之神漢壽亭侯宋文丞相俱祀典應祭外其餘詳爲辨析窮加考究以正萬年之祀以解萬世之惑云夫所謂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天尊者謹按傳記西方有佛國曰天竺天竺有五中天竺乃釋迦所生之地後漢明帝時其法始入中國後之宗其教者遂以釋迦爲師其曰三世佛者則以釋迦之本性爲法身德業爲報身并其真身而爲三其實本一人耳今乃分爲三像而并列之失其旨

矣。至于道家以老子爲師，其所謂三清者，蓋倣釋氏三身而爲之，尤爲謬妄。宋儒朱熹有曰：玉清元始天尊，旣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老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爲一，而老子又自爲上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者也。遞年以來，凡遇萬壽千秋等節，奉欽依修建吉祥好事，或遇喪禮七七，修建薦揚好事，俱先期一日，遣官詣大興隆等寺祭告釋迦牟尼文佛，朝天宮告三清三境天尊，此皆因襲而行，不合祀典。所謂北極中天星主紫微

大帝者，謹按象緯書有曰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一名天極，一名北辰，其北第五星，名天樞，蓋極星之在紫微垣，萬神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所拱，爲天文之正中，又曰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常居也，卽今朝廷宮殿所在，乃其象焉。國朝正統初年，建紫微殿一所于大德觀之東，設立大帝之象，每遇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大臣一員祭告。夫日月星辰並曜于天，故古有大明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之文。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內壇，已有星辰壇合祭之禮。

今乃像之如人，稱之爲帝，以極星之正祠于異端之宮，稽之祀典，誠無所據。所謂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者，謹按傳記有曰：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說也。雷聲普化天尊者，道家以爲玉霄一府總司五雷，而雷部諸神皆其所王，而又託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天尊示現之日，朝廷歲以是日遣官詣大德顯靈宮致祭，夫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盛德，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外壇已有合祭。

之禮。而八月望後山川壇復有秋報之祭。况自二月
發聲之後。無非雷霆震奮之日。顧乃止于六月二十
四日。于義何取。至于像設名稱。禮亦無據。所謂梓潼
帝君者。謹按圖誌。英顯王廟在劍州。卽梓潼神。姓張
諱亞子。其先越雋人。因報母仇。徙居劍州之七曲山。
仕晉戰沒。人爲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人
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又按文昌六星在
北斗魁前。爲天之六府。道家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
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輔元開化文昌司

祿宏仁帝君，而天下學校亦多立祠以祀之。京師之廟在北安門外，景泰五年間闢而新之。勅賜文昌宮額，歲以二月初三日爲帝君誕生之辰，遣官致祭。道家謂梓潼以孝德忠仁顯靈于蜀，廟食其地，于禮爲宜，祠之京師，不合祀典。至于文昌之星，與梓潼無干，今乃合而爲一，誠出傳會，所謂祖師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真君者，謹按傳記，張道陵字輔漢，光武十年，生于吳之天目山，善以符治病，桓帝永壽元年，于靈逢雲臺峰，白日上升，百二十歲，唐天寶七年，冊贈

太師中和四年封三天扶教大法師宋熙宗中加封
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太觀二年冊號正一靖應真
君子孫歷代相傳皆有封號迨入國朝仍令傳襲正
一嗣教真人之封秩正二品以正月十五日爲祖師
示現之辰遣官詣大德顯靈宮告祭又按米邵伯溫
聞見錄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陵順
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中造作符書惑百姓從其道
者輒出五斗米時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
授受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

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漢寧太守，鎮夷中，觀此則陸本非異人，而道家祖陵爲天師者，特因天寶詔稱漢天師而然耳。今正月十五日，乃其生辰，自宜其子孫祭于其家可也。所謂大小青龍之神者，謹按碑記，昔有僧名盧，自江南來，寓西山之屍陀林秘魔巖，一日二童子來拜于前，盧納之鬻薪供奉，雖寒暑無怠，時久旱不雨，二童子白于盧，能限雨期，言訖，卽委身龍潭，須臾化青龍，一大一小，至期果得甘雨，事聞，賜盧師號曰感應禪師，建寺設像，立碑以紀其事，又別設

祠于龍潭之上，春秋遣官祭青龍神，國朝宣德中，勅建太圓通寺，二青龍出現，禱之有應，于是加封號，至今春秋二時，遣順天府官致祭，及遇歲旱，遣官祭告，蓋因舊傳二龍能致雲雨，故累朝崇奉如此，然雖稱二青龍，其實蛇也，蛇有神蛇，其名曰螭，亦能致雨，今此二蛇，西山寺院處處有之，略無靈異，近者京師連年大旱，祈禱無應，則此亦非螭蛇，乃凡蛇耳。所謂東岳泰山之神者，謹按圖誌，東岳魯之泰山，今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上下有廟，自黃帝以來，封禪者七十

二君、唐宋元皆加神以封號曰王曰帝、若祀人鬼國朝、洪武三年、詔去封號、爲東岳泰山之神、有司春秋致祭、有事則遣廷臣祭告、今京師朝陽門外、亦有東嶽廟、實自元延祐中、玄教大宗師張留孫買地爲宮、奉祀東嶽天齊仁聖帝、國朝仍而不廢、歲以三月二十八日、及萬壽聖節、遣官致祭、夫嶽鎮海瀆、以其山川靈氣、有發生潤澤之功、故歷代祀之、而泰山在魯封內、歲時已有常祭、况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前項祀典、煩瀆無據、所謂北極佑

聖真君者，謹按傳記北極佑聖真君者，真武神也。真武本玄武，宋真宗尚道教，避聖祖諱，改玄爲真，玄龜也。武蛇也，此本北方玄武七宿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後乃以玄武爲真聖，而作龜蛇于下。靖康初，詔加號助順曰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真君。及考圖誌，乃云真武爲靖樂王太子也，生而神靈，長而勇猛，志除邪魔，遇紫虛玄君，授以道秘，東遊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修煉，功成白日飛昇，奉上帝命鎮北方，披髮跣足，建皂纛玄旗，統攝玄之位，此則道家傳會之說。

殊爲誕妄，再考國朝御製碑文。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兵戈所向，神陰佑爲多。定鼎金陵，乃于鷄鳴山建廟，以崇祀事，載在祀典。太宗文皇帝肅靖內難，以神有顯相，又于京城艮隅，并武當山各重建廟宇，而兩京歲時春秋及京師每月朔望，各遣官致祭。武當山則命內外官員專一在彼提督，列聖崇奉之意，可謂至矣。憲宗純皇帝在位，嘗範金爲像，屢遣內官陳善齋往武當安奉，蓋亦不過承先志以祈神休耳，豈期陳善援引左道之人鄧常恩等，上則焚

惑聖聽、糜費內帑、下則騷擾道路、虐害生民、且又奏請重修京師廟宇、改號靈明顯佑宮、日居其間、引進邪術、遂使香火之地、幾爲姦盜之區、固非朝廷崇奉之本意、使玄武有神、亦豈其所樂聞哉、所謂崇恩真君、隆恩真君者、謹按道家之言、有曰崇恩真君、姓薩氏、諱堅、西蜀人、在宋徽宗時、嘗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傳學道法、累有靈驗、而降恩真君、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嘗從薩真君傳授符法、國朝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顯

於京師附體降神禱之有應乃于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爲大德觀封薩真人爲崇恩真君王靈官爲隆恩真君又建一殿崇奉二真君左曰崇恩殿右曰隆恩殿成化初年改觀曰宮加顯靈二字通年四季更換袍服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又復易以新製珠玉錦綺所費不貲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示現之日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謂至矣今就其言議之薩真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其法之所自

皆宋徽宗時林靈素輩之所傳，一時傳會之說，淺謬如此，本無可信，况近附體降神者，乃欽發克軍顧珏顧綸之父子，爲鄙褻尤甚，禱祈杳無應驗，則其怪誕可知。所謂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者，謹按大明一統誌福州府閩縣南，舊有洪恩靈濟宮一所，祀二徐真人，卽今之金闕玉闕二真人也。真人五代時，徐溫子曰，知証，封江王，知諤，封饒王，常提兵平福州，福父老戴之圖像以祀。宋賜今額，又考之御製碑文云，太宗文皇帝臨御之十有五年，適遇疾弗豫，百藥罔効，或

有言神靈驗者禱之輒應脫然平復于是大新聞地
廟宇命有司春秋致祭歲易時衣給戶洒掃又于京
師立廟以祀之加封金闕真人玉闕真人十六年又
加封金闕真君玉闕真君賜廟額名洪恩靈濟宮正
統初年重新宮宇進號金闕崇福真君玉闕隆福真
君成化二十二年重加尊號伯曰九天金闕總督魁
鬼洪恩靈濟慈惠高明上帝仲曰九天玉闕總督罡
神洪恩靈濟仁惠弘靖上帝遙年以來每月朔望并
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誕辰俱有祭祀遣官

行禮及時食獻新。至今不缺。四時已有皮弁冠。大紅紗羅紵絲錦雲龍朝服。近又加以平天冠。明黃紗羅紵絲衣服。其黃服五年一次更換。變化夫神之世系年代。可考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先年止因有功于闕廟。食一方。後以保護。太宗文皇帝聖躬。故京師有別廟之奉。但本處既有春秋二祭。而京師一年之間。復有前項祭祀。不無煩瀆。且惟皇上帝主宰于天。而兄弟並稱上帝。其爲僭擬可知。所謂神父聖帝。神母元君。金闕元君。玉闕元君者。謹按徐仙真錄。及國朝

御製碑文，神父神母者，卽二徐真人之父母。金闕玉
闕元君者，蓋其配也。宋理宗朝，封父齊王爲忠武真
人，母白氏仁壽仙妃，配許氏助順仁忠仙妃，陶氏善
助慈愨仙妃，國朝永樂中，加封父翊亮真人，母淑善
仙妃，許氏真應仙妃，陶氏恭靖仙妃，繼又進封其父
爲真君。成化二十二年，神父加封高上神主慈悲聖
帝，聖母加封安寧護國恭靖元君，金闕妃，天房衛保
節靖元君，玉闕妃，天房衆母顯祐元君，每歲萬壽聖
節，正旦冬至，俱遣官祭祀，金闕玉闕元君，又有誕辰

之祭皆因二真君一時禱應之切故推及而崇奉之如此夫神父徐溫乃五代時誤國之臣專權弑主殊無功德祀以報功豈宜濫及况父母并妃並受隆名稱帝稱君僭擬益甚所謂城隍之神謹按易坎卦有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謂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以守其國而保其民人傳記謂其制自黃帝始歷代建國必有高城深隍上以保障宗社朝廷下以衛捍百官萬姓其所繫甚重其爲功不小故國朝之制天下府州縣皆有城隍之

祭京都城隍廟，舊在順天府西南，累朝皆加修葺。歲以五月十一日爲神之誕辰，萬壽聖節，各遣官致祭。夫廟祀城隍之神，本非人鬼，安得誕辰，可謂謬妄。况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事體已重，旣與天下府州縣之祭不同，今又復爲煩瀆之祭，不亦謬乎。前項祭告，俱合罷免。

傳奉疏

崇王來朝

弘治八年七月二十日，該司禮監太監鄧敏傳奉

聖旨，聖祖母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年高，念叔崇王

欲得一見，便寫勅差官取來，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外。中外臣民伏聞詔旨，皆有以知。太皇太后慈愛之至情。皇帝陛下順承大孝，雖大舜文王，無以加矣。但一時人心竊以朝廷舉事，必須上揆天心，下察人事，務出萬全。庶幾可動崇王來朝，揆之天時，人事俱有未便者三焉。蓋近來傳聞黃河泛漲，水高于岍，平日波流湍急，舟行已難，加以泛漲，其爲洶湧，必異常時。王欲來朝，乃舟楫必經之地，則夫震驚之患，所不能無。此其未便者一也。兼聞河南彰德衛輝二府。

自春徂夏，一雨不霑，寸草不生，赤地千里，人民流動，殆三之二，其爲艱窘，不言可知。王欲來朝，乃車馬必經之地，不獨供億之費，無所仰給，萬一賊盜乘時竊發，則夫震驚之患，所不能無，此其未便者二也。况二年之間，三王之國，近自京師之軍民，遠而所過之郡縣，百倍供需，十分騷擾，今若加以崇王來朝，先聲所及，人必驚疑，送往迎來，勞費增倍，瘡殘之民，何以當此。此其未便者三也。此皆切于今日之急務，不可不預爲之慮者，伏惟 皇上欲以仰承 聖祖母慈愛

之情必先念 祖宗社稷生靈之重。委曲奏請暫免
來朝。此則天下之公義。非可以一時母子之常情論
也。且親王來朝。固有舊制。然洪熙宣德年間已鮮舉
行。英廟復辟之初。一詔襄王來朝。固以篤親親之誼。
實以慰嫌疑之心。由今而言。已非常例。况今天下奏
報災異。驚駭見聞。禍變之生。誠未可測。正宜上下交
相修省。用回天意。親王與國同休。尤當慎守封疆。以
固藩屏。豈可輕動。重貽憂虞。代惟 皇上至孝通天
誠敬篤至。以是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享天下之養。

萬壽無極。崇王親愛所托。恩禮隆重。亦無以加。今果

既來朝。則不能遂去。可慮在此。

奉命來朝。雖少遂一時欲見之心。然欲別則難免眷戀不捨之情。既去必倍增憂思不忘之念。他日上厯

聖慮。所未敢言。雖欲悔之。殆無極矣。所有崇王來朝事體重大。關係非輕。伏望皇上追寢成命。請命

太皇太后暫免來朝。別遣親信內臣厚齎賞賚。往視以慰其心。庶於公義私恩。可以兩盡。弘治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具題本日奉 聖旨。卿等說的是。朕

承順 聖祖母之意。已有旨取王來了罷。欽此。後復

奉 旨免王來、

止夷貢疏

夷貢

撒馬兒罕地面阿黑麻王差使臣哈只火辛等齎送獅子等件、從海道滿刺加國前來進貢、除將獅子、鸚鵡行屬支給官錢買辦餵養、及差委的官員同來番使人等管送赴京外、查得成化二十年、本地面差人從陝西赴京進貢獅子駝馬、本部查得舊例、議擬題准、特賜番王阿黑麻并伊妻男各色紵絲紗羅絹布一百九十餘疋、賜獅子駝馬價彩段共六十八表裏

給賜加賜使臣帕六灣馬黑麻等彩段共七十三表
裏銀一百七十五兩衣服絹疋數又不貲似此從厚
賞賚各夷猶且心無厭足節次奏擾不已又蒙欽賜
路費銀兩後各夷領賞事完要從海道回還蒙 憲
宗皇帝特旨准從海道回去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
得撒馬兒罕所進獅子乃夷狄之野獸非中國之所
宜蓄留之于內既非殿庭之美觀置之干外亦非軍
伍之可用日逐餵飼之費及所賜前項銀幣等件俱
係府帑之財帛百姓之供億兼且獅子真僞皆未可

辨借使是真不免以彼無用之物易此有用之財倘或非真豈不受遠人之欺貽天下之笑且以啟夷人窺伺之心殆非所以發揚聖德補益治平也臣等竊爲朝廷惜之蓋因各夷先次得利而去以此今次繼踵復來今若不爲處置則今次旣去後次復來一處旣然各處倣倣以朝廷柔懷之仁固不計此小費其如夷醜姦黠貪得無厭何哉臣等嘗聞聖帝明王不寶遠物故周武王時西旅貢獒召公至戒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下詔却之載之經史傳美萬世而

我 憲宗皇帝成化初年亦嘗降 勅諭止朝鮮自
鵲海青之獻 皇上踐祚之初首頒明詔禁止各處
鎮守等官進貢騷擾之弊既而放禽鳥縱鷹犬旬日
之間屏逐無遺弘治元年四月內因迤西夷人進貢
玉石等物却令帶回本年七月內又因雲南鎮守太
監王舉欲進寶石等物嚴申禁絕善政善教遠近稱
頌以爲 聖德恭儉今未及三年而廣東鎮巡官員
又將撒馬罕所進獅子要行起送赴京臣等仰窺
聖心必不納此無益之物以爲 聖德之累但恐又

以先年事例爲言。容其到京。經過道途。則騷擾必多。賞賜犒勞。須從舊例。况本處進貢使臣。例該于陝西甘肅驗放。起送卽今見一起哈馬力丁等一十八名。到京。爲因後起使臣未到。未及題賞。其經從海道。雖有先朝特旨。止是准令同還。不曾許從入貢。今若聽從海道前來。則後次倘有附近本地浮海商夷。詭稱本地差來入貢。則旣無勘合。又無印信。何由知其真僞。就使的係本處差來使臣。則旣無陝西。又從海道。濫冒差人。糜費財幣。終無窮已。且又令其習知海道。

啓意外之虞卽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人民窮困却
乃疲中國以供遠夷費有用而易無用伏望 皇上
念生民財力之艱難察夷人詭冒之奸計斷自宸衷
阻其使臣盡却所貢仍差的當行人一員馳驛前去
沿途跟訪隨其所在會同巡撫或巡按及合屬司府
官就于所在官司支給官錢量與宴勞仍依例給與
廩給脚力送回廣東量與賞賜嘉答其意將原來船
隻官爲修理着令撐駕回還仍請勅一道曉諭阿黑
麻王謂爾忠敬之心朝廷具知但差人進貢只宜照

依常例。

此與蘇賦

馬從陝西

杭州却進

陸路赴京

金塔事與論高

爲當其獅子

鷄

只者二事處置頗合

鷄不係常有之物。不必遠涉海道來進。如此則遠方

夷醜。知明天子之所爲。有非彼之所能測。然後益崇

俊良。益修政治。邊域無警。萬邦賓服。如此則雖四靈

畢至。未足以增光盛治。矧一猙獰夷獸。亦何足以爲

明時之輕重哉。再照鎮巡等官。太監韋眷。都御史秦

綏。安遠侯柳景。俱係內外重臣。均受朝廷重寄。明知

海南諸番國。惟占城真臘暹羅滿刺加國瓜哇等處

入貢。有勘合者。例該于廣東布政司比對起送赴京。

其餘不許起送。係是定例。今撒馬兒罕差來進貢。既該委官千戶孫祥等呈報。各官自合遣人諭以朝廷事例。并詔旨事理。阻回爲當。如果夷性執拗。不肯依從。亦合以理阻留在彼。差人星馳具奏。候請明命。以爲進止可也。却乃卽便差人起送。似此故違。亦合叅究奉。聖旨是珍禽奇獸。朕不受獻。况番使奸詐。又不由正路而來。便差官阻回去。廣東鎮巡官違例起送。本當治罪。且都饒他這遭。還行文與他每知道。

止給度疏

度牒

我朝定制、每府僧道各不過四十名、每州各不過三十名、每縣各不過二十名、今天下一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一千一百四十五縣、共該額設三萬七千九十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萬、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餘萬、以前各年所度僧道、不下二十萬、共該五十餘萬、以一僧一道一年食米六石論之、共該米三百六十餘萬、可勾京中一年歲用之數、况有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且又不當本等差役、可謂食之衆而爲之不舒矣、其軍民壯丁私自披剃、而隱于寺觀

者不知其幾何。民食不足，府藏之空，職此之由。若不
通查僧道之數，以示再度之禁，則遊食之徒，何有紀
極。如蒙乞勅禮部通查天下，并在京寺觀，共若干處。
僧道共若干名。如果數多，既已闕有度牒，難以追奪。
明白具奏，不許額外再度僧道。直至額數不足之時。
方許各該有司具結照數起送，關給度牒。敢有無故
再言度僧者，許六科十三道官糾劾拏問。等因。前件
本部查得永樂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節該欽奉
太宗皇帝聖旨，今後爲僧道的，府不過四十名。州

不過三十名縣不過二十名額外不許濫收續于天
順二年五月十五日節該欽奉 英宗皇帝聖旨今

後有願爲僧者務從有司取勘戶內三丁以上年十

五以下方許出家如額外有缺許照正統十四年榜

例保送赴部考通經典然後給與度牒仍定與則例

亦以消其貪競之心使知法度

每十年一次開度許照缺依期來關敢有故違悉發

邊衛充軍又查得成化二年給度過僧道一十三萬

二千二百餘名成化十二年一萬三千三百餘名成

化二十二年二十二萬四千五百餘名爲因十年一

度兼且各處納銀賑濟等項多有不查額數不由有司保送一槩請給以此額外增添數將十倍是以軍民之籍日削異端之徒日盛侵奪民食耗費民財其爲治道之蠹莫此爲甚誠有如都御史馬文升所言者合無准其所奏行移兩京僧道錄司并各布政司直隸府州縣各邊衛有寺觀去處通查給度過僧道共若干備造文冊送部存照以後各年有爲事病故等項追繳度牒者照名開除仍將十年一度之例請乞停止待後各處額數不足之日方許所在官司照

依額內名缺起送赴部考中給與度牒再不許內外衙門指以救荒納粟爲由奏請給度庶得不致虧損國體僧道官亦不敢貪圖僥倖敢有故違許科道官糾劾拏問等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准議已經欽遵通行去後到今數年之間各處文冊少見繳到誠恐無知小人止以十年一度爲期不知已有前項禁例以致各處僧道行童互相扇誘輒便預先來京潛住各寺宮觀投禮僧道官住持以圖至期可以夤緣請給一時不免蚕食京師將來米價日漸湧貴未必不

由于此查得成化十二年節有奏准預期出榜禁約僧道不許來京騷擾事例。理合早爲照例查處。案呈到部。看得天下各處地方災傷數多。民不聊生。盜賊竊發。劫財殺人。在在有之。中間到賊徒多有僧人在內。皆因先年給度泛濫所致。及查先該錦衣衛指揮朱驥等奏稱奉勅巡捕盜賊。今爲盜之人多係各處無籍僧徒。晝則沿街乞食。夜則相聚劫掠。得贓卽分各行遠遁。雖有巡捕人員無從追捕等因。奏行都察院出榜禁約。此爲明驗。况天下僧道額數不過三

萬有餘而成化年間所度已該三十五萬有餘此非天地別生一種之人不過出于軍民匠籍之家卽今天下軍衛有司工役衙門軍多缺伍匠多缺役里甲籍冊日見凋耗皆由此等之徒躲重投輕捨此入彼若不早爲限量將恐天下之人皆流而爲僧道之歸其爲胎患不可勝言合無本部查照先次奏准事理及累朝奉有欽依事例通行天下司府州縣掌印官督屬查勘原先給度過僧道數目見在若干事故等項若干比與欽定額數有無多少務照先次奏准事

理造冊繳報除額數尚多去處外果有額數不足去處許待豐年有收之日徑自具奏本部查照成化十二年奏准給度事例另行奏請定奪施行仍要通行禁約各處寺觀僧道行童不許指以請給爲由預先來京攪擾各該關津把截去處嚴加盤詰阻當仍行錦衣衛五城巡視監察御史嚴督各兵馬司僧道錄司逐一挨查各處寺觀不許容留在外僧道行童在內潛住取具住持人員不致扶同容隱結狀繳報違者坐贓問罪無度牒之人發回原籍當蓋京城內外

官員軍民之家亦不許容留僧俗混雜有壞風俗事
發一體究治其有內外衙門及僧道人員或假救荒
等項爲由妄行奏擾者仍聽科道官指實叅劾問罪
奉 聖旨是

論西北備邊事宜疏

備邊

往歲虜酋毛里孩猖獗犯順竊入河套窺視延綏時
被寇鈔旣而阿羅出孛羅忽亂加思蘭之衆踵奸效
尤蟠結據伏數年之間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
草甘肥易于駐劄而腹裡之地道路曠遠難于守禦

是以轄于榆林者，若孤山寧塞，安邊定邊諸路，轄于寧夏者，若花馬池，典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延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鼓行，長驅深入，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里，男婦悉被其虜，畜牧爲之一空，村邑荒涼，疆場擾動，然而沿邊諸將，賢否不齊，或嬰城以自守，或擁兵以自衛，輕佻者以無謀而挫衄，怯懦者以無勇而退避，旣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遂使之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于我者，得

衣食之原，屢起盜心。處于彼者，得窟穴之固，遂無去志。而虜勢之不輯者，日甚一日。邊患之不寧者，歲復一歲于今矣。乃者上，厯九重之憂，特施九伐之討。旣簡精兵以出，復命大將以行。宜其大肆剽除，庶乎少酬委託也。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喘，或安行以返。乃析圭擔爵，以優游于朝行。輦帛輿金，以充牣于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然究其實，則殺傷我之士卒，悉泯而弗聞。掇拾彼之器械，則虛以呈報。甚至濫殺被擄之平民，妄

徒爲此輩計功地耳

稱逆虜之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竄而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而去爲解。及夫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卽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卽征行之民。誰復知之。良可悼也。此大失乎人心。後焉致其死力哉。况復京營之兵。素爲冗怯。平居不習。夫被堅執銳之勞。有事安取其斬馘執俘之用。臨陣退縮。反驟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杜根本。顧乃輕于出禦。以資天威。所謂千鈞之弩。不爲騫

鼠竅機者是固不可輕發而亦焉保其必中哉。蓋此意也。且延綏邊也。而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而去京師近。于彼既有門庭之喻。則此當爲陛楯之嚴矣。頃以兵部建議。遂于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時。人心厭于轉移。馬力罷于奔軼。况聲東擊西。虜人之常。批亢擣虛。兵家之算。精銳既盡于西。老弱乃留于北。萬一此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俱患。亦豈計之得乎。臣又聞之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

而無粟弗能守也。故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緩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并落虛空，幸而至也，束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然輸將之不足，則有輕齋，輕齋之不足，則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歛未能逆料，而預徵也者，豈宜然哉。乃至立權宜之法，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立

開中之法，則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蓰之利，故官給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所由以不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于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矣。而不知者，遂于養兵之中，寓其養徂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准折糧價，實則侵尅軍儲，故朝廷有糜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十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

升馬草一束此其常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以管私罔上而病下莫此爲甚者也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之道兵力疲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陛下誰果爲之盡心者乎及乎採之建白者之策察之論議者之言則又往往不同紛紛不一故夫據指掌之圖肆胸臆之兄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

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不知。况欲復地于河北以爲之守，必湏稱兵于塞外。以助然以孤遠之軍，涉于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餽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于前，弭襲于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可得而城退不可得而歸，萬無所成。一敗塗地必矣。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聚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蕩腥羶，使河套爲之一空，遼邨爲之永靖，是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

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而履險。僥倖于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况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以罷我于馳驅。或掩襲衝突。以撓我之困憊。虜酋安望于成擒。中國復至于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東剪建州之衆。北除朶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之于建州朶顏諸衛。不過羈縻之。以固吾圉耳。今若是將使戎狄

競至生心。藩籬爲之頓壞。遺孽旣不可盡。邊釁于是益多。是果何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旣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民兵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土。皆受之于天。于祖宗不可忽也。今若是將向之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于延綏。而關陝爲之騷動。今而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于關陝。而京師爲之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愈大而難揅。此實寡謀。故爾大謬也。臣所尤不滿者。處置乖方。指揮失義。若向之圖復西戎。旣爲苟

且之舉。以損威而失信。近之謙制南夷。復倡隄備之說。以啓釁而示怯。既違居中制外之權。且昧以大字小之體。推是以往。其他可知。徒使下以弛于兵機。上以隳于國紀。又皆此輩侮文之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卽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比而論之。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

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凡是數者。行之以誠。要之以久。何患醜虜之不遠遁。邊境之不乂安也。其一。謂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者。蓋以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昔郭子儀潰于相州。雖以九節度之師。無所爲力。曹武穆下江南。副將以下。皆能制其死命。成敗之跡。蓋可監矣。今摠兵之官。叅戎之將。自關以西。不下數十。職位相等。委任略同。動有相抗之心。舉無相下之意。一遇警急。有所調發。或妄報烽燧于境內。以規免。或遙申文移于軍前。以逗留。

欲望此可以召彼、彼可以援此、豈不難哉、又况制于
監臨之人、寔成掣肘之患、頭目既多、號令不一、或戰
守之異謀、或前却之異向、將既不能專制、下亦何所
據依哉、而舉動輒稟于廟算、往返不免于依違、是以
勇者未至于致身以効命、知者未至于竭忠以效謀、
此皆任將鮮專一之權、戡亂乏責成之實故也。臣愚
以爲榆林之地、當河套之衝、東去山西白溝營九百
九十餘里、西去寧夏花馬池營五百九十餘里、而花
馬池興武高橋三路、通不過三四百里、東西所止、道

路適均，今榆林雖已貯兵，而寧夏尚非所統，猶不免于偏滯不舉之弊，是以榆林之守，近稱得人，虜避而西，遂寇寧夏，爲今之計，宜于榆林建置摠府，延綏寧夏皆得節制，則臂指相屬，而得以施運動之力，犬牙相措，而得以立閭闔之勢，蓋東執延綏之喉，衿西拊寧夏之肩，項而守之，得其地矣。于是遴選知勇兼資，威望夙著，仁義自守，誠慎不欺者，懸以大將之印，授之摠制之權，關外之事，悉以付之，而不爲之中制，監督之任，悉爲罷之，而不使之牽制，蓋有如漢用韓信。

足以聳三軍之視聽。而非時之誦諛幸進之徒也。如宋用王德用。足以褫四夷之魂魄。而非時之猾詐避事之徒也。而任之得其人矣。尤必要之久而緩其近功。求其大而略其小過。推赤心以委托。由是號令久而益章。威望久而益震。上下相諳。心力不二。故蓄銳以伺隙。則戰勝而守固矣。西北之邊。隱狀以爲長城。而虜之進退。吾皆得以制之。彼亦豈敢無故侵侮。以自取剪滅之禍也哉。

其二所謂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者。蓋以實

效所以濟務。虛聲所以懾敵。昔虞翊之在武都，日增兵竈，示之以強，卒破羌衆。李牧之在雁門，不事捕虜，惟謹烽埃，示之以怯，亦無亡失。兵家之算，各有攸宜。今延綏之地，東起府谷孤山，西抵雁門保安，不過二十五六寨而止。寧夏寧塞，抵于靈州千戶所，不過四五營而止。遠者百有餘里，近者亦不下六七十里。且城郭窵遠，居民星散，屯兵雖有其地，保衆則非所賴。又况二邊墩臺相離三二十里，加之道路迂曲，傳報不捷。若今花馬池烽火，必歷興武高橋，轉往迤南萌

城不下七八百里。比及大至，賊已出境。是以當夫人
民在田，畜牧徧野，虜騎突至，一空無遺。往往皆然，可
爲太息。臣愚以爲當于閑暇之時，相度民居之便，或
百十餘家，則築一大城，或五六十家，則築一小堡。城
堡之中，民自爲守。少于此者，徙以附焉。更于空隙之
地，擇其險阻之宜，或可如遼東立柵，築牆以爲屏翰。
或可如宣府大同，斬崖掘塹，以爲陷穽。至于墩臺亦
宜增廣，或取直使近，或添置令密。虜寇將至，即相傳
報。人畜之類，輒入收堡，堅壁清野，使無所得。且使虜

心驚疑。進退皇惑。但見城堡聯絡。詎能窺我實虛。人畜入堡。既不得剽掠之利。城堡犄角。又恐有邀截之虞。如是而虜敢于深入。以爲邊患者。未之有也。

其二所謂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者。蓋以兵屯聚。則有仰給之費。兵遷徙。則有供億之勞。故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爲兵。番上遞休。其數雖多。贍養亦薄。所以維持萬寓。而威服四夷者。用此道也。近代籍天下之民。以爲長征之兵。遂至困天下之力。以事養兵之役。若今延緩之兵二萬二千。而騎兵精勇者。僅

七千人。寧夏之兵，至二萬三千，而騎兵精勇者，僅六千人。則坐食冗費者，不啻倍之矣。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乎。往者因其戰守不足，復調甘州之兵一萬六千，蘭縣之兵五千六百，以戍延綏。復調莊浪之兵三千，涼州之兵三千，以戍寧夏。而遊擊之兵一萬六千，則又往來乎其間。夫客兵所在，來則紛紛，歸則纍纍。日供芻糧，歲費賞犒。虜塵未睹，于—清軍廩，每至于告乏。職此故也。臣愚以爲城堡之中，兵固有常守矣。平居之民，則皆使出一兵焉。然必

三十乃用。五十則休。侵漁有禁。使無所苦。更番有期。使無所憚。仍稍加之。廩既必大。得其驩心。于是及其強銳。則教習而雜于行伍之正卒。或有疾癘。則罷遣

用兵之道。亦宿使可遣。可選。

而復于畝。畝之間民。是其物力資產。既切于已。父母妻子。復係其心。用以禦戎。必自致力。然今山西陝西。非無民壯。但勾補或破其家。役使致妨其業。編之尺籍。遂同世軍。今復僉點。恐成咨怨。盍若干已役者。勞而罷之。未役者。賞以來之。明之以大信。示之以大仁。守禦止在于木境。征調不致于遠行。民知效勞之日。

有限。歸閔之日無窮，則亦何所畏而不從乎。且關陝之民，勇悍純實，出于天性，稍加簡練，悉爲精兵。況其生長村疇，熟于採捕，勁弩藥矢，尤其所長。守禦之具，此不可缺。臣又聞比歲用兵，薦罹飢饉，延綏之民，逃竄終南，或開私礦以採銀，或販私茶以賈利，殺人劫掠，肆無忌憚。此實內患，豈獨外防亟宜簡命信實之臣，厚立賞募之格，赦其既往之失，開其自新之途，應命而至，輒加優卹，沿途城堡分隸以居，房屋器用，官爲周給，量撥閔田，使自耕食，凡百科歛悉與蠲除，誘

之以利結之以恩。但令訓習使克守禦。既祛腹心之虞。且足邊鄙之用。二法既行。數十萬之兵。可指日而集矣。夫民兵既集。客兵可罷。與師不妄擾乎老弱之民。糧餽不濫及于無用之卒。內焉而仰給無所費。外焉而供億無所勞。其爲利便益可知矣。

其四所謂明賞罰嚴開謀。以立兵紀而覘賊情者。蓋以人君以恩威馭將帥于內。將帥以賞罰馭士卒于外。故軍政行而大功集也。我祖宗之時。名帥大將不爲少矣。其間累樹勲業者。或僅加其勲號。或止增

其食祿賞雖薄而人心知感者命皆出于朝廷而非希冀之可致也及乎少誤軍机者或削奪之必加或誅戮之不赦罰雖重而人心不怨者命皆斷于

朝廷而非譖毀之可移也若昔宋藝祖之于曹武穆一劔之付肅然秋霜于王全斌一裘之賜熙然春陽是以江南不足平西蜀不足定豈偶然哉近者毀譽不出于至公命討或由于人力冒叨希進者累叨世及之爵喪師僨事者不蒙失机之誅是繇近及遠上行下效三軍之中數萬之衆權要親昵者功未成而

先賞罪雖著而不罰。孤寒寡援者功高而後錄。罪薄而先誅。以恩則無可懷。以威則無可畏。兵紀於是不立。邊功何由可成乎。又况守邊之要。規邏爲先。苟得其術。敵情靡遁。故曰明君賢將。動而勝人。成功出于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驗于度。必取于人。知敵情者也。往歲沿邊所用規邏之人。以夜爲日。視險如夷。或遠探賊營。或深入賊壘。遺灰行跡。無所不推。神出鬼殺。迥莫能測。是以虜人畏之。而不敢近。牧邊人恃之。而得以先知。當時獎

擢有加，酬賞亦厚，誠有以也。近之所用，徒有虛名，賊將至而不知，虜已出而方覺。甚者或妄言以希功，或冥行而被虜，既不知虜人情實，則緩急何以支吾也哉。臣愚以爲凡今邊將之功過，宜秉賞罰之大權。左右皆曰有功，弗聽，而賞必採乎群言；左右皆曰有罪，弗聽，而罰必稽乎輿論。使人微幸者不得以妄求，敗律者不至于苟免。於是申飭沿邊之將，一體賞罰之。公書上有功，必以其實，拏戮有罪，勿徇乎情。使人人喜於建功，而重于紀法，則姦宄無所容，績緒有所稽。

矣。尤必遴選知勇之人以司間諜之事。申明酬賞之令。以待覘邏之功。禮勞既殊於衆。探伺必異于今。虜之動靜。既可以先知。我之戰守。亦可以預計。或劫營于彼。以勞其佚。或堅壁于此。以避其強。則禦敵得坐制之策。先人有奪人之功矣。故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明賞罰之謂也。又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嚴間諜之謂也。

其五。所謂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者。蓋以有百畝之閒田。則足以牧馬千駒。而不知費。聚十

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理易曉也今天下軍衛雖有屯田率事虛文無補于用關陝一道漕河久廢芻粟之費陸運尤艱故民力雖已大竭而邊儲卒以弗豐有由然也臣嘗考之宋臣歐陽修之言曰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趙克國攻西羌謀者爭欲出擊而克國思全勝之策能忍以待其弊至追詔罷兵而治屯田田于極邊以游兵而防寇鈔曹操屯兵許下時強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且夕戰爭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數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

之地歲得數百萬石。其勢艱而難田。莫如克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紓民勞也。又曰。今爲西計者。皆患漕河之不通。但未求之耳。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至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日胡爲而不行。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後武帝益脩渭河。至漕百萬餘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致。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唐裴耀卿。又尋隋跡於三門東西。置

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沂河入涓當時
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
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
耀卿與晏爲首焉臣愚以爲關西之地廣衍饒沃第
因人罹兵凶而流移地多廢棄而荒穢餉兵之民苦
於重役坐食之卒耻于爲農故人力不動地力不盡
惟此時爲然也今宜變而通之使皆自食其力盡驅
在邊之兵民耕于沿邊之空地牛具粟種官爲貸之
歲田之入什一取之則游手之人無所容久廢之地

無不墾矣。尤必推任習田之吏，彷彿勸農之官，優其課最，誘之作勞，則人之力田者衆，而吏之效職者多。田利數倍，歲穀不可勝用也。苟以虜寇侵軼爲虞，則當如李牧之謹烽火，以料敵。趙克國之用游兵，以防敵。則耕獲自如，而虜不能爲吾患矣。至於漕運，尤若易行。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卽今塩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

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迹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况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脩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無險可以水運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以立倉以

備倒運某處可以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滌漕
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
不但三方之困有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者矣
夫屯田既覈其實漕運亦復于古土無曠民國有餘
財陛下欲有所爲隨所意指惟轉移而用之耳豈
遽至區區一方之警而上下狼顧失措以深憂財用
之不足如今日者乎。